



小心沉默的人

IL SUGGERITORE

[意] D. 卡利西◎著 崔月◎译



亚马

YZLI0890118900

出23国

F

荣登《纽约时报》《卫报》《华盛顿邮报》等各大排行榜

这是一个藏着血腥秘密的故事，许多人饱受折磨，只为了成就一个人
兑现了残忍的诺言，令人心碎……，难以相信本书的灵感来自真实的案件。
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 CITIC PRESS

小心沉默的人

IL SUGGERITORE

[意] D. 卡利西◎著 崔月◎译



YZLI0890118900

中信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心沉默的人/ (意) D. 卡利西著; 崔月译. —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1. 12
ISBN 978-7-5086-2633-8

I. 小… II. ①D…②崔… III. 长篇小说-意大利-现代 IV. 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03363 号

IL SUGGERITORE © 2009 by DONATO CARRISI

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uigi Bernabo Associates

S. R. L.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© 2011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书不可在港澳台地区发行销售。

小心沉默的人

XIAOXIN CHENMO DE REN

著 者: [意] D. 卡利西

译 者: 崔月

策划推广: 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印者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 张: 11.75 字 数: 291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0-3149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2633-8/I · 191

定 价: 39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网 站: <http://www.publish.citic.com>

服务热线: 010-84849555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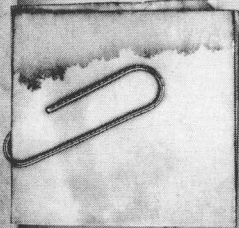
服务传真: 010-84849000

××监狱

监狱区n°45

监狱长, 阿方斯·贝伦杰的报告

11月23日
致总检察长
J·B·马林



主题：机密

尊敬的马林先生：

请允许我向您汇报一名囚犯的怪案。

该囚犯编号为 RK-357/9。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指代他，因为他不愿意提供自己的个人信息。

他于 10 月 22 日被警方拘捕。这个男人晚上——一个人，没穿衣服——在 ×× 区乡村的路上游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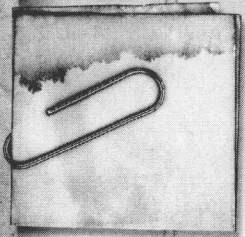
档案室里所存指纹的比对排除了他犯过罪或参与过仍未破获的案子。然而，他拒绝透露自己的身份，即便是在法官面前，也是不肯透露。于是，他被判了四个月零十八天的监禁。

从进监狱的那一刻起，RK-357/9 囚犯就没有表现出任何违纪的迹象，他总是很遵守监狱里的规矩。另外，这个人个性孤僻，不太愿意与人来往。

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特殊行为，直到最近我们的一名狱警才发现。

RK-357/9 囚犯用毡布擦拭与他有关的每一件物品，收集每天掉落的所有毛发，把每次用的餐具和马桶都擦得锃亮。





因此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洁癖的疯子，
一个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留下“有机物”的人。
据此，我们怀疑 RK-357/9 囚犯参与过某些
特殊的重大犯罪，他想阻止我们提取他的 DNA 以
确认他的身份。

目标至今和另一个人共同待在一个牢房里，这
个人自然有助于他混淆自己的生理痕迹。作为第一
步，我们消除了这种混淆的条件，把他单独关了
起来。

我向您指出以上情况是想进行特别调查，希望
在必要的时候，法院能采取紧急措施迫使 RK -
357/9 囚犯进行 DNA 检验。

这是考虑到一百零九天后（3 月 12 日），目标
就要结束服刑。

此致

监狱长 阿方斯·贝伦杰



1

W 附近的某地

2 月 5 日

大蛾子似的飞机带着飞行员，凭着记忆在黑夜里飞行。飞机张着铺满尘土的翅膀，挣扎着逃出山上的埋伏。那些山静静地矗立着，就像肩并肩沉睡的巨人一般。

山的上面，是丝绒般的天空，下面是树林，十分茂密。

飞行员转过身，朝乘客指了指前方地面上一个巨大的洞，这个洞看起来就像亮堂堂的火山口一样。

飞机调转方向朝那边飞了过去。

七分钟后，飞机降落在了国道上。路被封锁了，周围有警察守卫着。一个穿着蓝衣服的人——此人正是特派员斯特恩——一边费力地抓着在风中狂乱飞舞的领带，一边走到螺旋桨下面迎接乘客。

“欢迎您，先生，我们一直在等您。”为了让自己的声音盖过螺

旋桨的噪音，斯特恩大声地说道。

从飞机上下来的犯罪学家格兰·贾维拉没有回答。

斯特恩继续说：“来，我们一边走，我一边给您汇报情况。”

“我向您保证，这很不简单。您一定要亲眼看看。”

特派员斯特恩走在格兰的前面，一边拨开路边的灌木给他带路，一边头也不回地跟他说话。

“是今天上午发现的，大约在十一点左右。当时，两个小孩牵着狗在这条路上走。他们进了树林，沿着山丘往上爬，就到了那片空地上。他们牵的狗是拉布拉多，您知道，它们就喜欢挖坑……总之，那只狗就像疯了一样，因为它好像闻到了什么气味。它最终挖出了一个坑，然后就露出来了第一个发现物。”

格兰努力跟上斯特恩的步伐，他们越往里走，山坡就越陡峭，周围的树木也越来越茂密了。他发现斯特恩的裤子上有个小破洞，在膝盖那儿，看来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过很多次了。

“孩子们看到后马上就跑开了，并且报了警。”斯特恩继续说，“然后警察去了，在那里作了一些侦查和测量，试图找到证据。总之，进行了所有的例行检查。然后有人突然想到，可以再挖一次，看看里面还有没有别的……然后，第二个发现物就露出来了！这时，他们才通知了我们。我们三点就到了这里。但目前仍不确定下面有多少这种东西。就是这里了，我们到了。”

他们面前是一小片被探照灯照亮的空地——像火山口一样亮堂。树林里的香气一下子消失了，那两个东西散发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恶臭。格兰抬起头，任臭气弥漫开来。

“苯酚。”他自言自语道。

他看到了一圈的小坑。三十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正在卤素灯下工作，他们拿着小铲子和小棍子，小心翼翼地铲着。一些人拔着草，

另一些人在一旁拍照，仔细地把每一个发现物记录下来。他们慢慢地移动着。他们的动作精确、细致而缓慢，周围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，只能偶尔听见小闪光灯发出的咔嚓声。

格兰看到了特派员萨拉·罗莎和克劳斯·波利斯。督察罗凯也在那儿，格兰认出了他，便马上大步朝他那儿走去。

在格兰开口之前，督察先提问了：“有多少？”

“五个。每个都有五十厘米长，二十厘米宽，五十厘米深……你觉得这样的洞里会埋些什么？”

所有的坑里都埋了一样东西——同样的东西。

犯罪学家格兰等着督察的确定。

督察回答说：“一条左臂。”

格兰的目光投向了那些穿着白大褂的人，他们在这个荒谬的“露天坟场”边忙碌着。土里只埋着分解后的残肢，但这种罪恶应该在这个被定格的不真实的时间之前就发生了。

“是她们的？”格兰问。但这次他已经知道答案了。

“PCR 分析显示是女性，并且是白人，年龄在七岁到十三岁之间……”督察罗凯语调平缓地说出了这句话。

黛比、安奈可、萨宾、梅丽莎、卡罗琳。

一切从二十天以前开始，就像是省里小报印刷的一则小故事：一所著名贵族寄宿学校的一名女学生失踪了。所有人都以为是她逃跑了。这名女生十二岁，叫黛比。她的同学记得看到她上完课出去了。晚上女生宿舍点名的时候，大家才发现她不见了。这看上去完全像是报纸第三版中缝的文章里登的事件之一，结尾段落里还会写着期待预料之中的大团圆结局。

但接着，安奈可也失踪了。

这发生在一个小村庄里，里面有许多座木屋和一座白色的教堂。

安奈可十岁。开始大家以为她在树林里迷路了，她之前经常骑着山地车在树林里探险。所有当地人都参加了搜查小队去寻找她，但没有任何结果。

在他们尚未确定发生什么事之前，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了。

第三个女孩叫萨宾，她的年龄最小：七岁。事情发生在城里，周六晚上。她和她的爸爸妈妈一起去月亮公园，就像所有带着孩子去那里的其他家庭一样。她爬上了一个旋转木马，那里面挤满了孩子。木马第一次转过来的时候，她妈妈看到了她，跟她挥手打了招呼。第二次，她妈妈也跟她打了招呼。但第三次，萨宾就不见了。

直到那时，才有人开始觉得三天之内有三个女孩失踪有些不同寻常。

刑事调查组这时才介入调查，他们的头儿是督察罗凯。失踪案并不属于他们的管辖范围，但群众中不断上升的紧张气氛让他们破了例。

当第四个女孩失踪时，罗凯和他的组员接管的这个案子变得更加棘手了。

梅丽莎是她们之中年龄最大的：十三岁。和其他像她这个年龄的孩子一样，她的父母晚上不让她出门，害怕她也会成为那个所谓的疯子的牺牲品，这种恐惧笼罩着整个小镇。但这种强制性的隔离在梅丽莎生日那天被打破了，那天晚上她有其他安排。她和她的朋友们制订了一个逃跑计划，然后准备一起去保龄球馆庆祝生日。她的朋友都到了，而梅丽莎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的人。

人们从那里开始搜寻这突如其来的怪物。市民们都行动了起来，准备报仇。警察分散在各个道路的检查口。他们对从事少年犯罪活动的罪犯和嫌疑犯加大了控制力度。父母们都不放心让孩子出门，连学校也不让去了。很多学院都因为没有学生不得不关门了。人们

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出门。几天之后，城镇里变得冷冷清清的。

几天来，没有任何新的失踪案的消息传出。人们开始觉得他们采取的所有防范措施产生了预期效果，让那个疯子泄气了。但是，他们错了。

第五个孩子的失踪是最轰动的。

她叫卡罗琳，十一岁。她是在自己的床上消失的，当时，她就睡在父母旁边的房间里，但他们一点儿都没有发觉。

一周内，五个女孩失踪。然后是长达十七天的沉寂。

直到那时，直到发现了五条埋在土里的胳膊。

黛比、安奈可、萨宾、梅丽莎、卡罗琳。

格兰的目光停在了那些围成一圈的小坑上，那是一个可怕的埋着胳膊的圈。他几乎听到她们在唱着童谣。

“很明显，从现在起，这不仅仅是失踪案那么简单了。”罗凯一边说，一边做了个手势把大家都召集到他的周围，准备作一番简短的讲话。

这是他的习惯。罗莎、波利斯和斯特恩聚到了他跟前，准备听他讲话。他们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地面，手交叉着背在身后。

罗凯开口说道：“我在想那个把我们带到这里的人，那个预料到所有这一切的人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是因为他希望我们在这里，是因为这是他计划好的。他为我们设计了所有发生的一切。所以，先生们，这是冲着我们来的，只是冲着我们。他精心策划了这些案子，算准了时间，算准了我们的反应，就是为了愚弄我们，为了让我们知道他很了不起，很有能耐。”

大家点了点头。

不管谁是案件的制造者，他总能不受干扰。

罗凯把格兰·贾维拉招进队伍有一段时间了，他注意到这位犯罪学家心不在焉，于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，想知道他的想法。

“你呢，博士，你怎么想？”

格兰打破了自己的沉默，但只说了一个字：“鸟。”

起初，似乎没有人听明白。

然后，他毫无表情地继续说：“我之前没注意到有鸟来了，直到现在才发现。奇怪……你们听……”

黑黢黢的树林里传来了成千上万只鸟的鸣叫声。

“它们在唱歌。”罗莎惊讶地说。

格兰转过身，朝她点了点头，表示赞同。

“是探照灯……这些鸟把探照灯当成黎明的光线了，所以它们唱起了歌。”波利斯说。

“你们觉得有道理吗？”格兰这次看了看大家，继续说，“确实有道理……五条埋起来的胳膊。碎块。没有身体。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，真正的残忍并不在这些东西中间。没有身体，就没有脸。没有脸，就无法确定是谁，是哪个人。他就想让我们以为她们已经死了……你们觉得有道理吗？成千上万只鸟在黑暗里对着不可能出现的光鸣叫。我们看不到它们，但这成千上万只鸟却正看着我们。它们是什么？是很简单的东西，但也是错觉的结果。我们必须注意产生错觉的原因：有时候，坏的东西会用最简单的方式欺骗我们。”

沉默。犯罪学家又一次说中了一个小而重要的象征性意义，这通常是其他所有人都觉察不到的，或者——像这个案子中的一样——都听不出来的意义。细节、轮廓、暗示。事物周围的阴影，藏在黑暗光环之下的邪恶。

每一个凶手都有一个“计划”，一个让他满意、骄傲的确切形式。最难知道的是他的动机。正因为如此，格兰才在那里。他们才

把他请在那里。为了让他用他那令人信服的科学知识打破邪恶。

这时，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技术人员走近了他们，径直来到了督察面前，一脸困惑。

“罗凯先生，好像有个问题……现在有六只胳膊了。”

2

六条胳膊。五个名字。

这个谜让调查队集中在了树林中间，变成了一支路上移动团队。热气腾腾的咖啡和三明治似乎和这样的环境格格不入，但它们能形成一切都在控制之中的假象。无论如何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曾在寒冷的二月份吃过自助早餐。

斯特恩从口袋里掏出一盒薄荷糖。他摇了几下，两粒糖便滑到了他的手里，然后他直接放进了嘴里。他说这些糖能帮助他思考。“怎么可能呢？”他随后问道，与其说是问别人，不如说更像是问自己。

“该死的……”波利斯不禁说。但他的声音小极了，没有人听到。

罗莎试图在树林的空地上找到些线索。格兰注意到了她。他明白，她的女儿和那些女孩的年龄差不多。当你得知一个针对儿童的犯罪行为时，这是你第一个想到的。你会问自己，自己的孩子会怎

么样呢，如果……但你不敢往下想，因为即使只是想想，你也会很害怕。

“我们会找到剩下的残肢的。”罗凯督察说。

“难道这就是我们的任务？找到尸体吗？”波利斯愤怒地说。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，无法看着自己变成埋葬死尸的工具。他会有罪恶感。事实上，听到他的话，其他人也都迫不及待地点头称是。

罗凯让他们冷静下来，“我们当然要抓住罪犯。但我们不能忽视搜寻工作，尽管这令人非常心痛。”

“这是蓄意犯罪。”

听到最后一句话，所有人都斜眼看着格兰。

“拉布拉多闻到了胳膊的气味，然后挖出了一个坑：这是‘计划’的一部分。那个人应该一直关注着那两个牵着狗的小孩。他知道他们会带着狗去树林。因此，他把那里变成了他的‘小坟场’。这很简单。他完成了他的‘工程’，并且成功地展示在我们面前，展示在我们所有人面前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我们抓不住他？”波利斯恼怒地问道，他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你们以后会更了解我的，就像这个案子一样……”

“可他会再作案的，是吗？他会再次行凶的……”这一次，罗莎不想再保持沉默了，“他成功了，他会再次向我们证明的。”

她希望格兰能反驳她的话，但格兰没有做声。即使现在他有什么想法，他也无法用人类可以接受的语言表达出来，那很残忍。一方面，他必须考虑到可怕的死亡；另一方面，他又希望凶手继续行凶。毕竟，所有人都知道，只有他继续作案，才有可能抓住他。

罗凯督察继续说：“如果我们找到了那些女孩的尸体，那我们至少可以给那些家庭办一个葬礼，有一个让他们哭泣的墓碑。”

像往常一样，罗凯用更圆滑的方式，转移了这个问题的切入点。这是面对媒体时的惯用手法，为了让故事的情节变得更加缓和。先是追悼，痛哭，以争取时间，然后是调查和找出罪犯。

但格兰知道，这个工作他做不到，记者会从四面八方扑来，贪婪地剥离这个案子，把所有最肮脏的细节都暴露出来。特别是，从他们再也无法获取新的信息时起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句话都会换来承诺和郑重的调查。罗凯相信他能拖延那些记者，每次都给他们一点儿他们希望得到的消息。格兰觉得，罗凯所谓的控制只是脆弱的幻觉。

“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个人起个名字……在面对媒体之前。”罗凯说。

在移动团队的野营地，波利斯建议把那个制造“胳膊坟场”的人叫做“阿尔伯特”，这是一件老案子里的名字。在场的人都欣然通过了。

从那时起，搜查队的队员们提到那个罪犯的时候就用这个名字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，阿尔伯特的相貌开始渐渐清晰起来。一个鼻子，两只眼睛，一张脸，一个人自己生活。每个人都想象出了各自的版本，而不再把他当做是一个逃逸的影子。

“阿尔伯特，嗯？”会议结束时，罗凯仍在掂量着那个名字的媒介价值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咀嚼着它，寻找它的味道。这行得通。

但还有别的事折磨着督察，他对格兰说：“如果你想听真话的话，那么我同意波利斯的观点。天哪！我怎么能强迫我去收集尸体，而让一个精神变态的疯子逍遥法外呢！”

格兰知道，当罗凯说“他的人”时，实际上指的尤其是他自己。他害怕找不到任何结果。当他们无法阻止罪犯的犯罪行为时，他总是害怕有人辱骂警察的办事效率。

然后，还有第六条胳膊的问题。

“我想，还是暂时不要把第六个受害者的消息传出去。”

格兰很困惑：“可这样的话，我们怎么能知道那个罪犯是谁？”

“我都想好了，你不用担心……”

在米拉·瓦斯克兹的职业生涯中，她一共破获了八十九起失踪案。她获得过三枚奖章和一大堆表彰。大家觉得她是这个领域的专家，他们经常向她咨询，甚至请她去国外。

那天早上，一个在音乐老师家里，她同时救出了失踪儿童帕布罗和艾丽莎，这是十分轰动的。米拉什么都没有说，她觉得很烦。她应该承认自己犯的错误——没有等待增援就独自进入那幢棕色的房子。她低估了那里面的环境和可能出现的陷阱。她让自己和人质处于险境，让嫌疑犯卸了她的武器，还被用枪抵住脖子。最后，她也没有制止住音乐老师的自杀。

但所有的这些都被她的上司们忽略了，当他们定格在媒体的相机面前时，反而一味地强调她的功绩。

莫莱科苏警长想见她。

几乎已经到了晚饭时间。格兰慢慢地爬上楼梯，走进公寓，然后开始倾听。几秒钟后，当习惯了新的安静时，他听出了汤米那熟悉而亲切的声音，他正在房间里玩耍。他走向儿子，但只是站在门口看着，没有勇气打断他。

汤米九岁，无忧无虑。他有栗色的头发，喜欢红色、篮球和冰激凌，冬天的时候也是。他有个好朋友，叫巴斯蒂安，他们经常一起在学校的小花园里组织美妙的“旅行”。他们都是童子军的成员，今年夏天，他们还要一起去野营。最近，他们谈论的全是这个。

汤米和母亲惊人的相似，但他有一样东西和父亲一模一样，就